

第六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「齊魯文化」參與札記

李佩蓉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

山東踏察、古籍文本，以及好久不見的學術論壇……2016年八月的山東行，讓我抵達了不少個「現場」。總是親臨其境之後，才更有感覺。有了感覺，更可以釐清叩問，確認摸索前行的真正關懷所在。

登泰山，從中天門上南天門的那一趟纜車印象深刻。白霧飄渺，懸空節節高升，還真有登天之感。進南天門，寺廟碑石叢聚，各朝各代碑刻交疊，時空錯落，時空感確實不似尋常人間。而最高的玉皇頂，卻又那麼親民地對門住著觀音與財神。與學友在遊客人潮之間大方捧讀句讀古書，對讀石刻實在過癮，這大概不是平常什麼時候都可以享受的同好痴狂。

實地走訪三孔，對照黃進興老師所談孔廟，頓時具象化不少所謂「獨尊儒術」的榮寵與拘隔。親臨大筆錢財吞吐的運河鈔關、臨河而建的山陝會館、格局方正的古聊城，讓歷史課本裡的那條「京杭大運河」在心像裡真的流動起來，有了細節，足以想像那錢潮吞吐，客商雲集。以及恍然大悟運河的水流方向南南北北。

每晚的討論與報告最讓人期待的地方，是沒有人事先知道對話到最後會走到哪裡？是以每晚都很可以期待。第一次對著捐款名錄、關口規制、廟門收費等史料讀得、談得那麼津津有味。雖然反覆辯證著其實沒有解的議題，例如虛構的意義？孔教是不是宗教？但在對話之際思路推展，把議題更細緻地理解。確切的答案，其實從來不可得，也不是重點。一群腦袋一起動起來的動能是大的，夜復一夜，思路確實活絡許多，感覺也變得真。泰山老奶奶真的無所不在，開始關心地方民變與宗教，猶然好奇張岱夜遊孔廟看到的那塊「梁山伯祝英台讀書處」的題扁，以及王鴻泰老師說的孟府我們還沒有發現的有趣地方究竟在哪裡？

對於孔教裡「尊而不親」四個字也頗有感受。儒學的出發點明明本乎人情，卻又總是那麼無可避免遠隔於人情之外。由國家把持的孔廟雖有萬仞功牆隔阻，其概念又以以另一種方式滲透到基層群眾的骨子裡。因為架在高處，所以只需標舉喊成口號，反而開展了下頭陽奉陰違的自由空間。是理想性的，極好，但不及民間，所以理想性易失落，走上實用算計的路子。但也因為講求實用，所以包容性強，又回歸到了儒家原本訴求的自在。

此次研習意外與覺得好遙遠的「考古」二字變熟。方輝老師「聚落考古」的概念是有聽進去的，把觀照從器物屋室本身轉移到使用器物屋室的人群，關懷眼光落到「人群」，不知是否也可以說時代的興趣與關注已逐漸從「生存」移轉到「生活」。看了當地報紙，也才知道原來在山東，考古工程上新聞不是新聞。參觀考古

研究室，第一人親手碰觸到數千年前的出土陶片，親眼看到地上成堆編號中、等著重組復原的歷史碎片。才知道讀考古需要很會喝酒，發掘真的是一鏟一鏟地慢慢尋找。博物館短期大量過度學習的結果，甗、鬻、盃等生難字可以在腦中生發具體形象。顏娟英老師說佛像入北齊風格大變，聽著只是模模糊糊印象，到博物館一看，自然而然有感覺，瞬間懂了！

原來，武松打虎的陽谷縣，西門慶住的臨清，孫臏龐涓的馬陵，大舜居住的歷山，伊尹耕種的有莘，巢父隱居的聊城，曹植受封的東阿，王羲之玩耍的會稽，……原來都在附近、都在山東！

走一回山東，不少歷史人物、故事才有了更具體的地理定位。這些地名都熟悉，也都有感情，但他們是憑空懸浮在我自己的虛空文學地圖心像裡的，但在沒有意識之前，不會有需要將它們「定位」的「需求」。這一點是有意思，可以深究的，記之。

另外的大收穫，自然是十多天共同生活的伙伴。這種熟悉感，確實必須一段稍長時間，且同時發生過學術與非學術對話之後才能自在、穩固。Wechat 裡的群組總是熱鬧，雖然潛水，卻也因此知道大家其實都還在同一條道路上各自努力。

很開心，我們一起寫下這一段跨越海峽、以文會友的學術界的小小歷史。